

解放日报
文博丛书

收藏者说

潘亦孚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文博丛书

收藏者说

潘亦孚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文博丛书 **收藏者说** 潘亦孚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 (邮政编码: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5 插页 4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0-6289-9/G·6444 定价:9.8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: 36628900×13

文博丛书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

秦绍德 陈 和

副主任

王富荣 张文杰

编 委

陈鹏举 胡永昌

刘天玮 陆晓波

文博丛书总序

心灵的交流

秦绍德

文博是我们《解放日报》最具有艺术品味的一个副刊。几年前，为是否在日报上保留这个副刊，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。几年来，这个副刊奠定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，为本报提高文化品味增色不少。为了方便读者，让一些耐读、可反复咀嚼的精品集中起来，今年一月出版了《收藏历史》（《文博》前50期文萃）。原以为此书文化层次高，不好销，不料书甫出版，购书、要书者络绎不绝。编者有心在此基础上又编辑了一套《文博》丛书。从报纸的一个副刊发展到一套丛书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

这说明了一种“筑巢引凤”效应。报纸用心办，不仅可吸引相当的读者群，而且能凝聚作者群，其中不乏文化名流、社会贤达。从《文博》版到《文博》丛书，编辑陈鹏举兄功不可没。鹏举不仅自己精研艺术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而且以文会友，以艺交友，

潜心编辑。《文博》这个“巢”他是编织得很精致的，引来了不少名家高手。

《文博》丛书的作者不少是《文博》版常见的作者，也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有艺术造诣的名家。如诗人画家刘旦宅、画家兼学者江宏、旅法收藏家潘亦孚、古玩鉴赏家蔡国声，和民间收藏家高阿申等。书中集纳的都是他们近年来在艺术领域中的探寻和感悟，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。

慕名而读是一般读者的阅读定势。读者自然会通过阅读，为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见解而感慨，从中得到教益。然而，艺术是人和自然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。这种交流脱离世俗，跨越时空。不然就不会有文化的嬗变，不会有传世之作。艺术作品的背后往往有艺术家的独白或者呐喊。诚如这部丛书的分序中介绍，刘旦宅把书法看作是“人心的直接倾诉”，江宏把学问看成是生命使命，而“画画成了他的休闲，成了他对于内心的放纵和安抚”，潘亦孚把收藏看作是“一个寻思文化的过程”，等等。不理解艺术家的内心世界，就不可能理解艺术。读者和作者有了心灵的交流，就会感悟到领悟了书籍的真谛，有莫大的快慰，仿佛又交了一个新的朋友。所以我主张用心去读书，尤其是读《文博》丛书这一类书。

我是一个文博知识贫乏的人。一年前要我为《收藏历史》写序时,已感到忐忑不安。这次要我为《文博》丛书写总序,更诚惶诚恐了。我写的东西恐怕和后面的宏著不相匹配。我只是写几句负责任推荐的话。读者觉得没意思,赶快翻过这一页去。

一九九八年十月

目录

- 序·陈鹏举·1
- 藏之不用 不用何藏·5
- 吴湖帆与荷花·9
- 文人墨迹·13
- 渔翁与齐翁·21
- 字画与拍卖·25
- 好王孙溥儒·30
- 巾幗丹青·34
- 青藤遗韵在蒲华·38
- 丰子恺卖画·42
- 抱石墨池 沫若神游·45
- 收藏小记·49
- 哀荣天寿·52
- 田汉百年·56
- 纤夫林风眠·61

- 时代与画家·66
- 于右任·70
- 漫谈字画·74
- 弘一未死·78
- 从钱钟书的字说起·81
- 抒情才成画·86
- 文人的风范·92
- 坦荡的梁漱溟·96
- 黄宾虹“婴而不孩”·101
- 一个买家的话·106
- “一钩新月”丰子恺·110
- 字画真伪说·113
- 长者聂绀弩·118
- 落日下见渔樵人·123
- 李家黑画是正果·126
- “画神”张大千·131
- 悲鸿无恨·135
- 初识黄永玉·139
- 诗心入画柳牛图·146
- 幽香一缕张伯驹·150
- 呼唤傅雷·157
- 跋·166

序

史记说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，潘亦孚是行过万里路的。他支边进疆的时候，还未成年。他历尽艰辛，一个人从新疆回到故乡楠溪江的深山里。他行了万里路，拖着一颗破碎得太早的心。万里仓皇途中，他来不及体味山川气象，因破碎，这位才 17 岁的少年听到了自己苦痛的心的呼唤。文化是什么？文化是一种扪心自问的感受。潘亦孚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就扪心自问了，因为他行了万里路。潘亦孚没有读过诸如《二十四史》那样的万卷书，可他已读着生活，说着人间。他收藏和阅读了本世纪许多书画和许多文人的手迹。书画是成年人的“看图说话”，至于田汉、郭沫若、傅雷、张伯驹、聂绀弩和郁达夫的手迹，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间诗书。这是不是可以说潘亦孚读过了万卷书呢？我想是的。

上珠穆朗玛峰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北坡，一条是

南坡。对文化这座珠峰来说，文化人和算不上文化人的人是分别从南坡和北坡两条路登山。北坡的比南坡要险峻得多。正因为险峻，气象和经历自然更壮观。从北坡上得山巅的机会总是很少。然而，既然有人上得山巅，北坡总是一条上山的路。5年前，一个陷入窘境的文化人面对潘亦孚纯属友情的资助，十分伤感地说，想不到“今生会接受不是文化人的帮助”。这位朋友想不到的是，当时的潘亦孚比他更伤感。深深伤感中的潘亦孚觉得文化应该是人的文化，而不只是文化人的文化。之后的潘亦孚关闭了他十分成功的企业，一个人默默地闯进收藏和审美这个的纷扰世界，一个人痴痴地面对书画和文人手迹，一次次扪心自问，一次次尽情地流泪，写下了《收藏者说》里的一篇篇文字。潘亦孚想说明文化不只是文化人的文化。像他那样算不上文化人的人，有生以来也一直在寻思着文化。编完这本书，我想对读者说的是，这本书与文化人写的书没什么两样，因为作者写这本书，不在稻粱谋，不在求功名，他只是想写，非常想写，他的心在写。

“百岁精神阙如，神州遥忆陆沉初。断头豪杰阵中戟，托胆书生马上疏。字作灯蛾多赴火，诗殇雄鬼半无庐。料君不只雕龙想，此是貌和揽日本。”以上是我读《收藏者说》后所作的一律。本世纪的几乎所

有的惊涛和巨浪都已在我们的头上消逝了,本世纪的一些留下了英名的遗作的人物,已作为一种文化为历史所铭记。什么时候,寻思文化被每个人都认同成生命本原的过程,我想新的一个世纪可算真正地开始了。

陈鹏举

1998.11.5

藏之不用 不用何藏

近

几年，友人们知道我爱好字画，遇机推荐给我，或画得不错，又特大，我婉拒之。友人问我何故，我说我无法悬挂，不得用。友人为我惋惜，我却漠然。

捧着小品、扇子细读，也常将立轴悬挂欣赏，某些尺寸，较大的，要退几步方合适于观赏的效果。再大当如何呢？对我这常常要用的人来说，居室所限，无奈，妨碍用，即不藏了。再则，字画还有素来令我愕然的按尺论价之风，我乐得回避。所以，对于字画大小，反正人人用场不一，那么，各取所需，相安无事。只是惊诧于眼下的画坛，也在走“大”趋势，姑且不说作品的文化底蕴，仅就美感、装饰性，其水准过低，再“大”也不过是纸墨的无机合成。此外，就我个人常有的体验，某些作品过于求“大”，其内容会因“大”而造成美感的异化。

翰墨有餘迹
寤言撫空衿

集潘岳陸
雲句自懸

庚辰霜降
倩菴

近几年拍卖行对作品与画家的选择有：齐白石、黄宾虹、张大千、溥儒、傅抱石、吴湖帆、潘天寿等等，这排列恰不前不后地适合于我，适用于我。这一代的名家，他们各具鲜活的面貌、个性、风格、特征；他们各自的履历、遭遇、归宿，常见载于不少的图书和资料，由于易查而可加深印象；同时也由于时代气息与今朝的接近又便于沟通，便于契合他们作品所发出的文化气息的艺术符号。有了解，便有了亲切感，有了似曾相识。是否仅仅是这些，我尚未深思过，但就是这一些，已足以促成我对于这一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的热爱和眷念。他们的承上启下，我们只要静静心，便能感觉到丰富的内涵和厚重的份量。

历年的拍卖会，人与人熟悉了，不少人问我为何明清字画不收藏，且目下价不高。我说收藏应有一个范围，也得量力而行。今日，尚回思自己这八九年收藏范围上的界定原因，时代气息，亦是我审美潜在尺标之一。这自然包含着对作者所处时代和文化上的感知，进而促成对作者对作品的双重认同。古字画，客观上由于年代久远，难免大多有霉斑、色变、纤维脆化，至少纸墨之香、鲜活之气不足，是品赏的一大缺憾，既在手，其抖抖索索又何忍常用。也许是否过于苛求了，然而，收赏字画动辄上万数万

相与，这要求又并不违于情理。因之，凡有碍常用，我便不藏了。此说得罪古人，奈何！

字画的藏与用，不知同好们作何等观？这么高雅的东西，竟被我说得如此直露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一支烟、一杯茶，常常要用呵！难道生猛海鲜要吃，鲜活之求倒羞于启齿。额庆，我也能赶上现代人的消费观了：藏之不用，不用何藏。